

下孟子備旨

新訂四書補註備員下孟卷之四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初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杞柳章旨

此章闢告子性無仁義之

杞柳

杞柳杞也詩

云無折我樹

杞又云集于

荀杞又云言

采其杞又云

南山有杞又

云在彼杞棘

又云囑有杞

楨○柳小楊

也詩云折柳

樊圃又云蒺

彼柳斯又云

有苑者柳

說告子即杞柳論性病根

在為字孟子即從為字生

出戕賊字以折其貽害之

大而告子之說窮矣

杞柳節旨

告子必素聞孟子性善之

說故欲以已之議論破之

此合下三章俱是立論不

是問辭性猶二句重下句

且虛講下二句方發出人

性本無仁義意註是正解

性字勿入告子口中

子能節旨

子能二句非兩詰之辭言

告子章句上 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

義猶桮棬也

義須帶仁說不以仁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造作意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杞柳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

性惡之

言仁者省文也

孟子曰性善

性善之

言以性為善而言仁義者類皆以仁義為出於性矣

孟子曰性善

言仁者省文也

孟子曰性善

言仁者省文也

孟子曰性善

有性也

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

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

本有猶桮棬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

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

之而後成桮棬也是告子外仁

許矯揉者矯曲而使之

義以言性而不知仁義即性矣

補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桮棬乎

順是依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戕賊是斲削不依本然意如將戕賊

其本然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戕賊是斲削不依本然意如將戕賊

其本然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戕賊是斲削不依本然意如將戕賊

其本然

杞柳而以為桮棬

如字作若字看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亦字對戕賊杞柳說

率天下之人而禍

賊杞柳說

率天下之人而禍

賊杞柳說

栢捲

危飲酒器也

子豈能如彼將必如此也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以

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禍作棄子者子之言也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

匪盥水洗手

難之順字特與為字反照也

孟子折之曰子安得以杞柳為栢捲而例人性之仁義哉蓋杞柳木也栢捲器

器左傳擗匪

戕賊二字正為字作用戕

也今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栢捲乎抑將戕賊杞柳之性而後可以為栢捲

沃盥

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也

如將戕賊杞柳之性而以為栢捲則亦將人之性而戕賊之而後可以為仁義與

於人性明矣率天下二句不知栢捲本杞柳之所無必將戕賊而後成仁義乃人性之自然不待戕賊而後有

又因戕賊語而究其貽害蓋迥然其不同矣子欲比而同之吾恐此言一倡則人皆以仁義為性所本無殆將

之大耳禍仁義便是禍性稟仁義而不肯為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子之論性自昧其

無兩眉朱子曰孟子辯告性可也而乃使天下不謂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

子處皆是辯倒便休不曾為仁義言可不慎乎哉收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

說盡道理

端水章旨

○告子曰性猶端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決是決而引之也東西正見端水無定處

此章闢告子善惡混之說

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分是分別性無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

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

告子以杞柳言性見屈於孟子乃小變其說曰今而後

端水章旨

所之本無定向也我觀端水決而引諸東方則東流而非一於東也決而引諸西方

端水行疾也

則西流而非一於西也然則人性之無分於善與不善也顯人所習何如耳猶之端

水疾便無定

水之無分於東與西也顯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變性猶句虛決諸二句言端

勢○波流滌

為此說蓋混善惡而一之而以性為無善無不善也

洄波流之勢

為善而此則以性無善惡

湔洄也湔是

特可善可惡耳故曰小變

告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信其可無分於上下乎

言必就下

東可西

無分於上下乎

言必就下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小人旋轉未有所之也

之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水非自為東西也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

水信節旨

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折倒人性二句已說明性本善了二句乃決言其善是一定以足上意叫做人斷無不善叫做水斷無不下正與端水意對家引云人無有不善句是此章要旨

搏而節旨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博激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之過賴在山則不特東西矣此正於所為不善處說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出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性無定體故

言其性為人所變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使者拂其

下也此喻性有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人字當性字看此二言水誠不分東西

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講孟子就其言水而折之曰水之流可東而亦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必趨下而不趨上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水之東西無常而就有不常其決而東者必東之下也決而西者必西之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之本然就下也凡為人決無有不善有不善便非人之性矣即為水決無有不下有不便非水之性矣知水之必下則知性之必善矣

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賴

非下矣激而行之激雍也

可使在山

非下矣

是豈水之性哉

賴在山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為

不善

可使何指性言不善即

其性亦猶是也

是字指搏過

賴在山音

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性本善而或有不善者蓋有故也今失水性本就下也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上過

之過賴在山則不特東西不容不行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亦可使為不善者或為氣稟所拘物欲所

害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告子只是個活的物事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

本然之謂三使字重看

生之章旨

此章闢告子以氣為性之

非告子認生為性是其病

根處孟子不細與分釋只

就混人物於無別上折倒

他

生之節旨

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

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

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

者即謂之白凡有生者即謂之性無以異也

孟子姑就其說詰之曰子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

雪元命苞曰性則不可知覺屬心運動之謂白之說而不知生之謂性之非已自此而可闕矣

雪韓詩外傳

猶白節旨

孟子一聞生之謂性之說

多五出雪花已有未節犬羊一段辯意

獨六出六者恐其尚有遁辭也先詰以

陰極之數

犬牛

孫疏云犬之

白玉之同一白而曰然是

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告子言性為孟子所攻而必欲強伸其說乃仍其立論之

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此運動者即謂性也若言性而有出於生之

外則非性矣此吾所以有杞柳湍水之喻也

猶白之謂白

凡物說

之白與

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

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孟子姑就其說詰之曰子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

雪元命苞曰性則不可知覺屬心運動之謂白之說而不知生之謂性之非已自此而可闕矣

雪韓詩外傳

猶白節旨

孟子一聞生之謂性之說

多五出雪花已有未節犬羊一段辯意

獨六出六者恐其尚有遁辭也先詰以

陰極之數

犬牛

孫疏云犬之

白玉之同一白而曰然是

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

性金畜也故凡生皆性矣故直接下文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也孟子因折之曰如子之其性守牛之之辯註凡物之白更無差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言凡有白者均謂之白性土畜也故別當貼白羽四句凡有生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將謂犬之性者同是一性是預透下節無異於牛之性生之性無異於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

然則節旨

然則二字緊接上然字來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犬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胡氏曰理同而氣三性字雖承告子之言其之初言氣同而理異是實反其意而歸於孟子所從人物有生之後言

謂性不指知覺運動言矣不重大牛無別只重大牛不可與人無別

食色章旨

此章闢告子義外之說得力在長之者一句則義之非外已明白了後不過因其強辯故以所明者通之大抵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至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中間以白辯長從色字生以多辯長從食字生

食色節旨

○享曰食色性也告子以甘食悅色是生而有仁內也非外也仁以仁愛之心言義外也非內也義以事物之宜言宜生於外故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內義外也非內也以義為外口氣雖平重義外邊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于外告子誤執生之謂性雖屢詘於孟子之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辯而猶不求諸心乃復強伸其說曰欲知生之謂性求之仁義則難明驗之食色則易見夫人生而甘食悅色是即性也即甘可悅而推之可見凡物之有所宜而謂之義者皆外也非內也仁既在內則用力於仁可也義既在外亦何必求合於義哉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言仁義一原仁既在內何所據而獨謂義在外曰彼長而我長之彼長指人非有長於我也就內心言非先有長猶彼自而我自之彼白以人色從其白於外也而我自之非先有白之心在我猶彼自而我自之白者言從其白於外而我自之非先有白

知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
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
動也甘食悅色是心裏愛
他愛便屬仁至食色卻有
可愛不可愛則事物之宜
由於外也告子言性相言
仁義亦粗仁是心之德愛
之理今只以心之愛為仁
德與理都無了義是心之
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
為義心之制都無了

何以節旨
告子主以仁內決義外故
只就義詰他我長謂稱其
年齒非知敬長也長與白
告子俱指人言至下孟子
辨之則兼馬說故謂之外
只承彼長二句言

白馬節旨
白馬四句一截先辯其以
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一
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之之心故謂之外也
外指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
孟子曰仁義本同具於一心
故謂之義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孟子曰仁義本同具於一心
故謂之義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長人則必有敬之心
自謂長者義乎
且字一折長
長者義

長之者指此心之敬其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馬愚按白
人言二平字皆是詰敵言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孟子辯之曰子以白喻
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不特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彼白馬之白也誠無異於白人之
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知長馬之長特以彼為長耳至
於長人之長則不但以其人為長也必有恭敬之心存焉而與長馬之長不同是即
所謂義也子安得以長之白之而同論乎且子所謂義者果安在也彼之年齒長於
我所謂長者也我之恭敬施於人所謂長之也子果以人之長者為義乎抑以在我
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以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豈在外哉

○曰吾弟則愛之
吾弟以情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秦人以情
是以我為悅者也
以我

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非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見強不得
是白色白馬白人俱只稱我之愛意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上長字以致敬言
下長字指人言

是以長為悅者也

之為白長馬亦只稱之為以長為悅見後
長惟長人則必行吾心之不得人之長意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言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言仁內者何也蓋吾弟親之

敬以敬之即此不同處便也則愛之秦人之弟疎之也則不愛也愛與不愛是以我之心為悅者也可見仁愛

是心之制所謂義也長者致敬以長乎吾之長者敬主於長是以人之長為悅者也可見事物之宜仁義一

猶云彼長長之者我也主由乎外故謂之義在外也告子此言終以長者為善不知長之者為義矣理也親

以我敬長之心如何說非親而仁民則吾弟同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悌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

有長於我如何說義外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等耳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下文只就其

吾弟節旨此是告子再申義外之說所明而
必帶仁內言者特借以我通之

為悅形出以長為悅之在外耳大意謂不必說甚長也物指炙言亦有然是於物有

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

亦有兩等我一槩長之初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
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於心者所以卒於鹵也孟子乃因其明而通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
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屈而不得其正也言然者彼書秦人之炙亦無以異於書吾之炙夫物則亦有同
者而然者也信如子以長為悅而外乎義然則書炙之心亦有在乎外與吾知炙雖

炙

舊秦節旨

黃帝始燔肉孟子亦言不必說甚吾長在外而所以耆之者心也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耆炙非外而敬長為外乎

為炙詩云或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敬長非外而
燔或炙註燔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義豈在外乎

用肉炙用肝人然字指嗜之同炙在外又燔者火燒而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之名炙者遠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火之稱○帝其等此只申明長之者義

壬紀紂宮九乎一句市車行酒馬

孟季章旨

行炙○楚屈此章發明義內意以行吾建曰祭典庶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入有魚炙之旨公都子雖知義本於心薦而不知義妙於時故被季

孟季子

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孟仲子為季之說迷悟一時字生出

子從昆弟以日夏日之喻以折之仲季之序者

孟季節旨

之季子又當季子之間分明主告子義為仲子之弟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此是私論孟子之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公都子曰○曰行吾敬行字當出字皆以義為外夫子獨以義為在內此其說果何謂也

字在故謂之內也註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內故謂之內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註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一歲字則誰敬誰字以亦有意則誰敬鄉人與

伯兄敬兄疏不踰親況鄉人僅長一歲乎則誰先誰先酌鄉人主不先客況其年又長一歲乎所敬在

此指所長在彼在彼指果在外非由內也果是信告子伯長也酌酒也此之說為當然言季子問公都子答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孟季子猶未達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註外也乃又辯曰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即義

不知敬義固當有別也試以敬長而言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敬以親疎為親當敬兄也孟季子曰鄉人與伯兄同飲酌則誰先公都子曰酌以賓

主為序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所敬者既在此伯兄當酌之時所長敬因人轉移非吾所得主者又在彼鄉人則吾不得以自主但因人為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

微有不同能答以告孟季不能答是屈於辯孟季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叔父與弟分有尊卑彼將曰敬叔

行吾節旨

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父是逆料其必答之曰弟為戶則誰敬此倣其酌則誰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辭即敬兄之說

括義內之指此從長之者說
義乎體認出來註於吾字

下標出心字最得

鄉人節旨

尸

孟子子聞行吾敬之言欲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曲禮孫可以之難孝子料定必是敬兄曰弟與叔父皆至親也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執其禮之常而曰卑不敵尊其敬叔

為王父尸子一得敬兄之語便以酌則父矣子又問之曰弟或為尸則誰敬彼將執其禮之變而曰尸以象神其敬弟矣子

不可以為父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因辯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以伸其尊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我所謂

尸為君尸者主張安得謂義內此即告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勢不得不為祖考屈矣子亦曰吾向所謂先酌

大夫士見之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兄雖親勢不得不為主道屈矣是蓋平日庸常

則下之又曰不能節旨之所敬者在於伯兄之至親亦猶敬叔父之至尊也吾斯須暫時之所敬者在鄉人

尸必式坊記此孟子即倣伯兄鄉人之之為賓猶之敬弟之為尸也或常或暫雖異其

子云七日戒例直是襲得他在位故也施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此可見義之在內矣

三日齋承一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文二句當相連看見敬果在外非由內也言所辯為是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惡在如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此二句正應所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

敬在此二句言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

言公都子屈於季子之辯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曰

子盡就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而折之易矣試與之

辯駁吾字故設鄉人伯兄

制宜皆由中出也

言公都子屈於季子之辯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曰

子盡就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而折之易矣試與之

辯駁吾字故設鄉人伯兄

制宜皆由中出也

言公都子屈於季子之辯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曰

川及七祀之因時制宜是義皆由中出

屬皆有尸外是義所以為內

神不問同姓 聞之節旨

異姓但卜之 幸子正欲駁倒因時制宜

吾則可為尸 意蓋謂皆由中出是看制

祭勝國之社 宜重謂非由中出是看因

稷則土師為時重也長楚長吾之說就

尸惟祭殤無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嗜

尸 尸主也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

謂本之為主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

也祭成喪者亦以飲之異者言內飲食

必有尸以其活看言飲之食之也

主立也祭而 性無章旨

有尸所以出此章闡發性善之旨重因

至也尸必以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

孫孫抱大主 不過然盡性工夫全要在

而出也孫幼 才上擴无以善其情之用

不能抱及無 故孟子以盡其才為盡性

孫使人抱之 也未引詩與聖言證之揭

所以抱其主 出天字正是性善源頭

易見者以曉之曰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蓋觀之飲食之事乎時乎冬日宜飲湯也

則從而飲湯時乎夏日宜飲水也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而

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飲之宜者則吾心也叔父與

弟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敬之宜者則吾心也信乎義之在內而非外矣吾故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 子又何惑之深哉

○公都子曰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兩無字指初生時言無善此亦生之謂性

近世蘇氏胡氏 公都子聞孟子性善之論而惑於眾說故述以問孟子曰性之在

之說蓋如此 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亦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

不一也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不可 以善惡名也是善惡皆性所無此一說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富習

字看謂善惡由 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 此句見性

於習以轉移言 或曰性可以使為善可以使為不善本無一定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與

此即端水 則民皆化之而為善是性可以為善矣幽厲與則民皆化之而為暴是

之說也 性可以為不善矣此善惡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善不善以

皆由於習此又一說也 是故以善為性而有 兄之子

家此句是有性 以善為父而有舜 不能化

不善之證 以善為兄之子 是至親

魯謂其可化 有微子啟王比干 微子名啟紂之庶兄比干稱王于宋

云云此四句是有性善之證 有二三品

也始死無尸字見善惡皆性所無也

未立主也神

性可節旨

具醉正則非此主性之無定言重兩為

尸所食儼如字上二句言善惡由於習

在也皇尸戴下即感化之異以明之也

起還主於廟二則字正見為之兩可處

也與豈角詔

有性節旨

受尸所以安此主性之有定言重兩有

主也故曰尸字見善惡皆性生而不可

神象也以人易也君父兄弟等字俱不

而象其神以虛正見情親則易化分尊

有依也則易行三而字是不宜有

而有之意

今日節旨

公都子素主孟子性善之

說者此問不作疑辭看但

尋個的確根由以降伏眾

論

乃若節旨

此即情以驗性蓋溯其流

而知其源也情字專指性

之自然流露處言可以為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性不善而不能使之善者是故以堯為君

不善也以瞽瞍為父若可化子於不善矣

以為君至尊矣若可化親於不善矣而且有微子啟之善

王子比干之仁是性有善也此善惡皆性所有又一說也

彼皆非與彼指上三說皆非與在夫子折衷眾論必有一定之見

孟子曰乃若其情乃若二字從性無形而

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則以為善矣則以為惡矣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若夫節旨
此緊足上節乃一正一反
之辭上節可以為三字就
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
他不可以為善條辨云情
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
華又以理義而兼形體說
是才專就形體說是材故
註加一猶字

惻隱節旨
此申言性情才之皆善所
以發明上文兩節之意首
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
善末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有不善乎即是不善乎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即

惻傷之切隱痛之深心字是已發出
來當情字看人皆有正見情之善也
人皆有之
前言辭讓切事此言恭敬
切心畢恭敬可以該辭讓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仁是性之德乃
是性之德乃
義是性之德乃
禮是性之德乃
智是性之德乃
是性之德乃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是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不能盡其才者也

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
華又以理義而兼形體說
是才專就形體說是材故
註加一猶字

此申言性情才之皆善所
以發明上文兩節之意首
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
善末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有不善乎即是不善乎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即

善未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有不善乎即是不善乎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即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即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即

起下不能盡其才意外樂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四者之善非由外而鍊我也蓋得之於天與生俱生我固有與固有相反弗思向上當之性也但人陷溺於物欲弗思而求之耳矣故曰思而求則得此仁義禮智之善也補陷溺於物欲意思以心苟不思而舍則失此仁義禮智之善也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遠至於或相倍徙而盲求以力言上思字內帶無算者由其不能擴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以盡其本然之才者也若能盡其求字下求字內承思字舍才則何善不可為哉吾故曰為不善者非才之罪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以理言民之秉夷則字說則失之以下只跟弗思耳

矣何以應上為不善非才之罪思求便是用其才處好是懿德懿德即所秉之夷孔子曰為此詩者此詩指天知道乎情之道故有物必有則

盡者只是思求而擴充以看必字見無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故字根性來好是懿德見情之善處言作為眾也物事也則法盡其量莫阻遏他任充滿無則之物也

了去如盡惻隱之才則必也夷詩作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

才則必至於一介不取之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類朱子曰性中眾理全具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

隨感而動孟子析而為四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

作詩送之其此節以孔子之贊作證正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首章云天生所以折三說也詩中開口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

蒸民有物有說個天字見性原於天曰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善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私言也大雅蒸民之詩有曰則民之秉三蒸民見大眾如此無聖凡操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天生蒸民有是形體之物有是至理之則此民所秉執

好是懿德天之別曰有物有則既非離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監有周昭假物說則亦非就物當則蓋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有此物必有此物之則是乃民所秉執之常性于下保茲天則也夷也懿德也總是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是懿德者使非同此秉夷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爲此詩子生仲山甫好即是情能好便是才但吾信乎其知道也由孔子說詩之言觀之則知物則秉夷即吾之所謂性善也

詩言隱約孔子方說出情由於性之妙把詩人開說可知矣彼三說者豈待辯而後明哉不者謂之錄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懿實一者總歸併一串見有是人必有是性有是性故有是情則因性驗情之說更明

富歲章旨

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見人性之皆善首節所以陷溺其心者是陷溺其心之理義也三節聖人與我同類者與我同此理義也至末節方結出理義字理義即性也故龍子五節由體之同以決心之同正申明類意

雜麥

富歲節旨

說文曰麥金偕富歲凶歲以形容陷溺

時皆熟矣皆熟正見其同雖有不同不同以所穫多寡言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養是天澤之施有厚薄人事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即才能發於性運於情者爾是如此殊

是賴與暴不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陷溺指物欲言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然家指爲暴言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

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言每因物而易遷彼富歲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爲善凶歲子弟多有至於暴棄而爲不善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良再飢寒迫於外利害攻其中禮義不暇顧而

非僻之心生以陷溺其心者至補非天之降才爾殊雖頂上二句然主意却在多暴一句

○今夫麥播種而於多暴然也夫豈才之罪哉

覆是以土覆其種其地同地是麥地樹之時又同種也淳然而生淳然長盛貌至於日至之

時皆熟矣皆熟正見其同雖有不同不同以所穫多寡言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養是天澤之施有厚薄人事之

也金旺而生意非專就豐凶論性也首

火旺而死詩二句側重多暴邊兩多字

周頌曰粒我活看言未必盡然子弟二

烝民莫非爾字亦不虛有少成若性之

極貽我來牟意天之降才明是指性不

帝命率育來曰性而曰才者就為善為

小麥率大麥暴作用上說也陷溺云者

禮月令曰季決心不陷溺無不同也

春之月天子 薙麥節旨

始乘舟薦鮪皆熟矣以上言薙麥之性

於寢廟乃為相似雖有不同以下言其

麥祈實孟夏不同正所以發明同字意

之月農乃登也其地同只謂均是種麥

麥天子乃以之地

旒簪麥先薦 故凡節旨

寢廟又曰麥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

秋至秋者百聖人與我同類但就形說

穀成熟之期而含相似之意註中性善

麥以初夏熟且勿露蓋下方歷舉相似

故四月為麥者直至心所同然纔見與

聖人相似意

秋 龍子節旨

易

不齊也 不齊是播種 薙大麥也 覆種也 日至之時 蓋例觀之物性乎 今夫薙

耕耘有勤惰 謂當成熟之期也 磽瘠薄也 麥因地之利播種而覆之

其麗於地同也 因天之時 樹藝以植之 其得於時又同也 及其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

之時 不先不後 而皆同歸於熟矣 其熟之期又同也 薙麥之性 何相似也 雖其所穫

有多寡之不同 則以地之力有肥磽雨露之養有

厚薄 人事之勤惰有不齊也 在薙麥豈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 而推凡

物同類同種類也 舉 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獨宗對凡字看 人是人 聖人與我同類者

皆也 相似指性言 言聖與我同一人類 而聖人亦人耳 其性 講天由薙麥之同而推之 故凡天下之

性無不同意 已舍在內 言之善無不同也 講物惟不同類則已 苟同一所生之類

者 其性舉相似也 夫物且然 何獨至於人類而疑其性之不

相似哉 雖聖人亦與我同一人之類者 類同而性同可知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

為屨 屨是 我知其不為簪也 以上龍 屨之相似 相似是 天下之足同也 足同故 簪

草屨 器也 不知人足之大小 而為之屨 雖 人性之同 不但有徵於物類而它 驗之人身

未必適中 然必似足形 不至成贅也 蓋 莫不皆然 故龍子有言曰 業屨者不知人足

之大小而為屨 然我知其不至於去足之遠 而為贅

也 龍子言此 蓋謂屨之相似者 以天下之足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書也 同書同

好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 先得是先得 如使口之於味也 易牙說 其性與人殊

性 是嗜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不同類是人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從

好之性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與物之分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依

性 是嗜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與物之分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依

好之性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與物之分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依

好之性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與物之分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依

好之性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與物之分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依

易牙雍人名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也於味於家重看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期是期必意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就所期見之易牙其字也足原不若口耳目之靈故能辨淄澠二不在同者同聽同美之列水之味有寵只借來做引起話頭履之於衛其姬因二句是孟子釋龍子之言寺人貂以薦口之節旨

垂於公公曰首二句是主易牙先得句子善調味平即為下聖人先得句張本吾蓋盡嘗天如使四句是反言以見其下之味矣惟同宜一氣讀下末三句收蒸嬰兒之味轉相似正與首二句應承嘗易牙遂惟耳節旨

蒸其首子而天下期於師曠已見得耳關也有體於公公聖人影子惟目節旨立武孟

管仲有疾公上三句正言天下之目相目仲父之疾似莫不字重看下二可反革矣將何以怒是孟子文法變換處教寡人對曰故曰節旨顯君易牙首六句收拾上大借同者是窮理精義之人公曰易牙烹同聽同美以起心之同然先得見非有異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悅理義兼在已在人者意

也於味於家重看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期是期必意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就所期見之易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豈惟足同哉口之於味亦有同者也雖易牙極善於味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豈惟足同哉不過先得我口之所善者也如使易牙口之於味也其所善之性或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善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之所調是同此人則同此善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亦然有同意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師曠是晉樂官是天下之耳相似也亦就所期見之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然豈惟口為然哉惟耳亦然師曠所審之音天下之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豈惟口為然哉至於和也而天下皆樂聽之矣至於聲天下皆期於師曠之所和是同此人則同此善而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亦然有同意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子都此聽而天下之耳相似也

夫公孫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此反言子都古之美然豈惟耳為然哉惟目亦然子都之色天下之至美也天下莫不知其姣矣苟不知子都之姣者必故曰故曰非古語乃孟子申言目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聖人是窮理精義之人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悅理義兼在已在人者意悅家正與同然然字相應